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理宗時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上奏曰臣比者伏蒙聖慈擢置樞筦繼又從宰臣之請以兵財楮幣分而為三委之執政臣以繆庸仍獲任兵戎之責朝夕惟念大懼無以稱塞嘗攷究其利病竊謂有一時權宜之策有萬

世經久之慮審思事勢而定其應補葺罅漏以周其防此一時策也規模欲其宏遠法度欲其整肅此萬世慮也自三關失險內郡摧殘一時軍將蕩無綱紀寇來則散而為盜以擾害百姓寇去則聚而為兵以仰食縣官其為數至十有三萬而蜀之兵不如昔自襄陽不守荆郢繼失連歲帥閫急欲隄防創軍籍以招無業之民挪餉項以贍無額之兵其為數至二十餘萬而荆鄂之兵不如昔蜀去天萬里閫外之事不可遥制故擇兩帥以

分其憂荆鄂正今要衝列戍分屯權當歸一故命督府以總其勢莫逺於蜀莫重於上流委寄得人則區處有道赳赳雄斷是用出此兩淮所以蔽江浙而自浮光陷敵惴惴然常有抱虎之憂長江所以限南北而自淮堧被兵凛凛乎常有飲馬之懼故收彊壯以實軍籍兩淮皆然沿江亦然不如是恐反以資寇勢實使之不容靳也廣科降以修戰備兩淮皆然沿江亦然不如是恐無以禦寇勢實為之不容吝也蜀楚之兵雖已溢額而不

可驟減江淮之兵雖無虧額而不可不增蓋敵勢尚強國威未振撫事應變權時施宜凡以為一時備禦計爾若曰立國之宏規禦戎之上策盡在於是則非也昔太祖受天明命撫有大寶戰士不過十餘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猶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繼之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兵固不在衆也南渡以來諸大將陳兵以捍敵各以數萬計事定之後內而三衙外而沿江遠而四蜀皆有旨立定軍額

其溢額人依舊存留惟日後更不作闕額招收而已措置得宜遵承惟謹兵固當有限制也人皆以為今之患在乎兵少不足以強國臣獨以為今之患在乎兵多反所以蠹國兵非惡其多也多而不足用不若少而精之為愈也以其不足用也而又求多焉抑惑矣今天下兵數視祖宗時何啻數倍廂禁軍散在郡國殿步司拱衛京都御前軍分屯要害皆官軍也蜀有忠勇襄漢有保捷兩淮有義士皆民兵也禁軍本以備征戰今供雜役

矣御前軍專以充調遣今多占破矣散在郡國者動千紀律而每懷不逞之志號為御前者屢增券廩而且有無厭之心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流弊至此尚足為國哉臣嘗伏而思之革積弊者當以漸振頽綱者當以理老弱交雜而力之壯者無以自伸精觕混殽而藝之強者無以自見此今日之弊也吾能明訓練之法壯而強者旌而別之使自為一軍無事則溫飽以養其勇有事則激勵以作其氣彼既有進取之望則必無非僻之心

而所謂老且弱者待之如常闕則勿補將見數年之後天下皆可用之兵而淩犯之風不期而自息矣名隸尺籍而半為市人月破廩給而安居他所此今日之弊也吾能嚴占破之禁其處投充則仍隸其處教閱其郡支請則仍於其郡居住嚴加訓練而且緩招刺將見數年之後天下皆實在之兵而僥倖之習不令而自消矣由前而論特一時應變之權由後而言實萬世常行之理臣願陛下以萬世為慮而勿以一時為安以兵之冗為

可憂而勿以兵之多爲可恃孜孜然思之斷斷然行之
整今日之新規復先朝之舊觀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
貼黄臣近見田慶宗具到步司所管在寨軍一萬三
千六百餘人老病借差約五千有零外止管強壯
八千二百四十二人三千人充采石捍禦五千人
僅可管幹寨柵及隨番救撲臣竊疑焉問之同列
則曰權要借使吏房占破皆於焉取之名存實虛
殆無足怪一司如此他可類推也臣曩在會稽嘗

攷覈軍籍幇請給者三千三百餘人而日就教閱日充祗應者僅及其半朝士差借雖補外而甲乙相傳權貴占留雖易世而執持不遣鄉官之借出其為數猥衆淛漕之抽差視他司獨多計二百有八人以私僕而掛公籍者有之以虛名而竊實廪者又有之一郡如此他可想見也夫支請有定限雖頃刻不容稽違幇勘有定數雖錙粒不容虧欠上下煎熬為養兵計也文移旁午為養兵設也平

居耗不貲之費倉卒無可用之人其可聽其自為縱弛而畧不加察哉伏乞睿照

貼黄臣竊見平江置戍以拱衛名慮遠識高葢有深意但數以萬計經始實難欲徑從荆鄂召募而或慮其太遥欲分委州郡招收而或疑其紛雜欲且就諸屯抽摘以實其半而二三其說意亦未定以臣觀之在内與在邊不同徐為之計似亦未晚夫五材並用誰能去兵然兵可止亂亦足兆亂顧所

以御之者何如耳御得其道則紀律脩明雖舊管之軍皆可使為吾用御失其道則風聲交扇雖新招之卒安知不重吾憂舍舊以圖新而吾之法度紀綱蕩然如故恐亦無益也臣謂創軍額不如脩軍政急招刺不如精訓練愚見如此併乞睿照

貼黄臣竊見全蜀井分為四而利州一路實為三路屏蔽敵人連歲蹂踐自利以上半為盜區去歲有興洋間土人數十輩赴制司陳狀謂敵人屢出榜

招安乞急調兵收復其等當為內應不然則無以自活是祖宗德澤在人者深而人心愛戴猶一日也今宜行下本路安撫陳隆之密加捜訪擇其土人之可任一郡者俾守一郡官得自辟財得自用如能捍禦外寇顯立雋功當議特許世襲如古方鎮之法類而推之京西一路悉做而行之實當今經理之一策也

貼黄臣聞兵之與財本相為用制司主兵總司主財

欲其專也蜀之財計邇年以來困於供億之勞司存徙移寇盜刼掠今無一孔之遺矣總所積弊其端非一戎司虛籍為蠧尤甚若仍舊貫兵財各分財匱而主兵者不知兵增而主財者無以為應已然之弊不容革未然之憂蓋未艾也今宣威新建而總餉乃楊履正制副暫權宜秉此時盡將總所之權併歸宣司以蜀之財養蜀之兵有無虛實皆得以相通兵無虛籍財無横費而蜀庶乎其可為

矣所有合置掌財官屬併令宣司具名辟奏朝廷

審度除授

貼黄臣聞守國之道莫先設險蜀自敵人犯邊以來

昔之恃以為險者今蕩然矣鑿斯城以固吾圉非

所當講明者乎益昌舊為制總置司之地有實峯

山以屏其左有嘉陵江以限其右邇者蜀士聚議

謂宜於此郡築城移沔戎司一屯固守以扼敵騎

衝突之路臣已嘗移書楊履正陳隆之令相與叶

濟以圖其成未知目即有無已行措置去秋風無幾欲乞睿旨行下促令作緊計辦外此如潼川重慶府各據兩江之會亦乞行下本路監司帥守相度形勢若可恃以為險即任責城築以為節節屯守之計如事力不足仍自朝廷量與科降如此則敵必有所畏而不致長驅吾亦有所恃而可以為守矣

中書舍人袁甫上疏曰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

當論存亡夫關於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於敵人秋高馬肥必謀大舉傳聞將以三路並進昂台吉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蘇卜特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布展將自陝州窺我襄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布展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叛兵布展舉兵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説武僊田八敵之深仇襄州輕於接納已為失策李伯淵又以詐奪愛頂馬由是布展之怒愈甚然則和好已難諧矣始輕戰而挑敵中議和而款

師令戰既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尚覬和而忘備悠悠度日敗在眼中奚止累卵之危而已哉然則為今之計不破拘攣之格顯幽拔滞則真才必不出不除張皇之禁披肝露膽則下情必不通不掃塵冗之務一意憂邊則神志必不專不去浮淫之蠹舍虛就實則功程必不著不振朝廷之綱信賞必罰則氣勢必不奮不併江淮之勢合畀為同則事權必不一不察卒伍之情賑之賙急則軍心必不安此皆通國之人明知其當然而上

之人遲疑顧慮不能果於有為者正以未知其職耳夫天下之所以治安者以内外上下各得其職也欲守邊人人稱職必先任大閫者不失其職欲閫寄人人稱職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欲臺諫給舍人人稱職必先廟堂之上不失其職今兩淮荆襄四蜀衝要之地處處枵虚色色鹵莽身居大閫一不暇問朝夕之所計慮者不過互相猜疑巧為傾陷謀邉甚踈謀身甚密外諜甚拙内諜甚工讎敵甚淺私讎甚深帥臣若此邉守何責

臣所謂必先閫寄不失其職者此也自輕啓兵端經營京洛喪師辱國愁痛尚新耻過作非復事唐宿委棄軍實取笑黠敵繩以國法罪何可逭而臺諫給舍重於抗章國有卬山之損罰無毫毛之加精采既頽折衝何賴臣所謂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者此也范葵久處襄淮朝廷未得其代甚類一則杜杞二則杜杞之說此在廟堂平日儲才耳昔之儲才者預事先定某死則某代之今事急矣何暇言儲敗證既形勢當更改臨敵易將

之疑此拘常襲故之論不足信也亟求可代者大作規模并謀合智推誠付託勿掣其肘事力雖匱不可吝財兵難踰度不可中御任責在閫寄而主張在廟堂讒言莫入論議歸一庶或有濟今閫寄之誤國者臺諫給舍不敢言而廟堂亦不問使代之者果得其人臺諫給舍或以風聞動揺而廟堂又輕信之則國事去矣臣所謂必先廟堂不失其職者此也而臣又有疑而未諭者天下之事緩則緩圖急則急着今處呼吸危亡之秋而不

厲臥薪嘗膽之志習雍容鎮靜之量而不為抹焚拯溺之舉方且牽於常調拘於吏議狃於苟安惑於坐談大敵臨前搏手無措則不得已而行守江之下策淮襄既不可守江其果可守乎今淮襄尚無恙也不肯破拘攣之格不肯除張皇之禁不肯掃塵冗之務不肯去浮滛之蠹不肯振朝廷之綱不肯合江淮之勢不肯收卒伍之心坐待北風一起遠近響震則財為誰之財民為誰之民與其一擲而輕棄曷若先事而亟為與其疑嚚而待

亡曷若信醫而圖存自古有病者未必死而諱病者必死今朝廷諱言病矣縱使開不諱之門而未能確然信任可用之人束縛繩墨靳吝脂膏不捐反間數萬之金反聽市虎三至之説臣恐敵不在外而在内兵不動草地而起於蕭墻矣抑臣復有愚慮請盡瀝衷忱為陛下精言之孟軻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此言人君當納其身於戒謹恐懼之地雖有敵國外患乃可為進德之助也敵人廹我人皆憂畏臣獨

謂陛下進德之機正在於此伏願陛下杜女謁遠閹宦戒肯酒親忠賢精明不怠則昏怠不起畏忌常存則邪僻莫干凛凛然常有履霜堅氷之念而後可以壯元氣消外患強中國禦敵人矣臣猥以淺學備數經帷正以推明經義論説古今開導上心為職臣今此疏自廟堂臺諫給舍以至閒寄邊守皆以不失其職為言臣豈不自知其職乎若陛下乾剛日進敬心匪懈處宫闈如坐朝廷對妃嬪如對儒生則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天下

將曰講說之官不失其職如此如或不然純一有間怠荒乘之縁飾雖多真實反寡則清議將以臣之責人者移而責臣矣豈不甚可懼歟臣亦心愛君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陛下裁赦

甫又奏曰臣聞處事勢孔棘之時與常日不同有大斡旋則可以運動事幾有大力量則可以鎮壓人心有大識慮則可以消伏變故史冊所載亦可覩矣胡為今日之事獨不然耶邉遽方聞寇態已露楮幣一事耳論說

紛起施行倉卒實効未獲疑謗先騰臣甚惑焉且克敵一軍痈根伏藏久矣諸帥不叶互相猜貳敵情叵測竊窺間隙於是横决而不可制任閫寄者各執所見朝廷持兩可而聽其所為遂折而歸於招之一説然既招之後憂慮萬端今邊報又急矣敵犯鳳州又犯蔡息三道並進已騐于此浮光棗陽久闕正守此為何時拱默坐視齊安制閫精鋭消耎潯陽江面守備尤踈朝廷非不明知柰何不為拯溺救焚之計而尚爾遷延翫愒耶自

古主於綏懷則不輕用武主於敵愾則不屑招納令既許其勦又許其招雜用錯施初無定守有謂秦鞏不可棄者矣而又惑於鞭不及馬之論有謂秦鞏不可納者矣而又搖於獸窮則搏之説委恢珙以通好於布展然令之窺我者布展也和安可輕信任范葵而加兵於唐宿然令之為吾患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決宵旰之憂其有既乎履畝輸券可謂下下之策曩嘗議及此矣其時尚畏公論未敢犯此惡名遽改而

為鬻祠牒之舉已而怨謗譁然亟從寢罷曾幾何時令又歸于履畝鬻牒信不美也猶有物以予之今履畝則白取矣鬻牒敷配僅及大家今履畝雖云有官之家而七色雜流與已仕而亡歿者咸不免焉則所及者亦泛濫矣一命之微官與故官之子孫伏臘不周事育不繼者何限今乃使與穹官顯爵家温禄厚者一槩同科州縣之吏不能皆良覰望回護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廹促破家蕩産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

户先受其害昔之謀國興利貽笑千古若括商若僦質若税間架若除陌錢彼豈以為得已不已耶蓋亦曰不得已而為之耳然上焉不得已而虐其下則下焉亦不得已而叛其上涇原之變此亦激於不得已之至耳非獨前古然也本朝熙豐間若青苗若助役若市易若手實彼其施行之初人言藉藉主國論者惟曰是不足恤也然始於不恤人言而終於不恤國家被害之民在在嗟怨我不恤彼則彼亦不恤我矣王安石誤國之罪至

於激成靖康之禍皆不恤之一念為之也然則為今邊事之計當如何曰臨敵雖不可易將宜急擇忘身徇國有謀知議之帥以為之儲和戰雖不可執一說宜痛懲獨運祕密之弊使衆朝羣臣得以獻其謀屏目前常程細務而廟堂謀謨專一以料敵制勝為急令淮襄四蜀之血脈俾與朝廷為一家而無一毫壅閼蒙蔽之患則邊事其庶幾矣為今楮幣之計當如何曰行法自貴近始凡將相勳戚之家斷不得貪緣幸免而使貧弱者偏

受無窮之毒恢洪朝廷寛恤之意凡產去稅存有名無實者一切務從闊畧勿爲廹促急遽之態以激天下等死之心昭示大信上下交孚勿使疑吾徒有截鑿之空言而終行刻忍椿留之實意收愈多則數愈少數愈少則價愈昂非獨國利亦爲民利則楮幣其庶幾矣顧臣迂愚之質實懐體國之忠每見聖上有仁心仁聞而今乃爲寧考所未爲之事二揆潔已奉公而今乃爲故相不屑爲之舉心誠痛之故嘗謂厥今有大患下人輕上

幸災樂禍此風滋長真可寒心若邉事區處合宜楮幣施行有序尚可弭輕量之心消意外之變如其不然邉事揺軍心於外楮幣揺人心於内内阻外訌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之愚策如上所陳吐自肺肝不識忌諱惟陛下財幸

甫又奏乞降詔撫諭西蜀劄子曰臣竊謂敵兵犯蜀憂慮萬端今趙彦呐隅在仙人原音問久曠陳隆之離興元見住米倉山髙稼在沔州亦無音耗朝廷就令四川

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手札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又宜命詞臣草詔具述陛下憫傷蜀民㝡經敵人蹂踐痛猶未定今又重遭兵禍皆由和戰不決舉措不審召釁納侮悔其可追老弱死於流離士卒戕於鋒鏑惕然愧懼食息靡遑即此大意更加深切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臣之愚慮蓋見故相當國以言為諱詞臣揣摩意見多所避忌語不懇惻豈能動人陛下更化以來曠然與天下為公今者詔旨丁寧所

貴明白洞達臣不暇遠引三代誥命只如漢武末年兵戈不息深陳往悔吐自肺肝與夫唐德宗奉天詔書自謂天譴不悟人怨不知痛心靦面罪實在予下至封敖草陣傷邉將詔有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此等語頗得王言之體願陛下明諭詞臣使之展意無所依違勑書誕敡將見懽聲如雷賈勇敵愾敵兵不足慮也僭瀆愚忠惟陛下採擇

甫又奏備邉四事劄子曰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

陛下軫念邊疆憂形玉色微臣恨無良策少濟時艱姑
竭愚慮畫為四條皆至緊至切汲汲行之如拯溺救焚
庶克有濟

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臣聞去年撥襄鄂隨郢
復岳德安漢陽信陽屬沿江副司而置司於鄂撥
江陵均房歸峽光化荆門屬京湖副司而置司於
江陵襄陽距鄂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介居襄鄂
之間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

復與信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荆門或破或潰而江陵遂成孤立矣頋乃責沿江副司以復襄陽責京湖副司以守江陵地勢隔越事權不專彼此牽制決至蹉跌莫若以京湖諸郡仍舊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隷之庶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莫急於此

二曰堰瓦梁以壯東淮之防臣聞敵人往年首犯襄境連年遂入西淮至去冬又擾東淮直抵維揚三

邊之禍歲甚一歲今荆襄已失止守江陵孤城西淮屢擾蕩無藩籬可恃儻東淮守禦又復不固則敵馬飲江而江浙震矣豈容玩視而弗戒乎昔孫吳築瓦梁堰以抗彊魏江南恃以為安者六十年南唐李氏悉力經營堰不及成淮已盡失令制臣建議脩復病於工力浩瀚宜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敵退作急經畫併日興工猶可有濟

三曰處流民俾復生業臣聞淮民少長習兵為國保

障去冬敵騎奄至西淮義勇憤激思鬬任邉閫者惟恐推鋒而怒敵但知撒花以媚寇驅逐老弱焚蕩生聚謂之清野重以敵馬蹂躪勢焰熏赫扶攜渡江不可勝計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彼留江南別無所得食返江北又無以為生不亟圖之非但失扞敵之利必且重蕭墻之憂謂宜申飭江淮帥臣亟行賑恤朝廷亦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復生業或團結以助聲勢或揀刺以填闕額

或選擢材武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

四曰責邊閫遣回敵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嚴戒飭邊臣遣回敵使中外之人方幸廟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檝盤旋窺覘久未出境觀聽已惑近者傳聞猶為可疑豈其不禀朝命道宣歆而来邪朝廷周慮曲防固萬無是事不知道路之言何為有此黠敵變詐每得慣便既有輕量之心恐

肆玩弄之計今茲復來非前日比包藏叵測必有出於邀索之外者兼邊疆効死之臣無非與敵為仇復有訛言煽揺可憂非一儻慮阻遏其來貽禍目即則專在邊閫委曲區處豈無良策或謂茲事當審難使户知但恐欲愚國人而人終不可愚耳以臣管見王檝之欲來者乃邊臣誘其事於朝廷而止其勿来者在朝廷當專其責於邊閫處置少差噬臍何及臣所陳四事辭雖樸拙情實懇至儻

陛下以臣言為可采伏乞睿斷速賜施行

許應龍進故事曰慶歷六年詔曰西北多故敵態難常預備不虞理當先物又詔陝西河東經畧司謂西人雖納款稱臣叵測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務練兵卒全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

臣聞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用兵之至計也急則倉皇而失措緩則玩弛以苟安事變寇來

莫之能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書曰不見是圖易曰君子以思患預防此正今日之所當謹也仁宗當天下全盛之日尚慮敵態之不常西人納款之後猶恐詭譎之難信況今日敵兵之出沒不時而荆襄之敗壞已極西蜀之關隘未固而外郡之寇攘閒作東支西撑近獲少息而根本不立備禦無策其可不焦心勞思以求安邊固圉之術乎權宜通好意圖少安而敵情叵測尤當為自治之謀開

邉拓境盡監覆轍而量時度力豈宜為輕進之舉殘破之邵尚費經理歸附之卒未易調服儻優游歲月不思處置此去秋高馬肥能幾何日萬一赤白囊交至然後料瑣邉吏無乃大寒而索裘乎今日之事功其所以弗立者葢由於議論之不定而事權之不一夫議論不定則或進或退莫知適從事權不一則相忌相傾各欲求勝緩急誰復應援兵力遂至單弱是以邉陲靡寧上勤憂顧為今日

之計莫若先定其規模而使諸將有所禀承先正其體統而使諸閫勿相矛盾如此則上令而下從謀并而智合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升平之効日月可冀矣

應龍又進故事曰藝祖命李漢超等守關南凡十七年郭進守西山賀惟忠守易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亦十餘年管榷貿易悉以給之又使之私募驍勇以為爪牙軍中之事復許其便宜二十年間曾無西北

之虞真宗朝錢若水上言曰今日之所患在戰守不同心伏望陛下選武臣有謀素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令名募武勇為隨身部曲官為廪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堠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来則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静茍無大過不輕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同心戎人不敢近塞矣

臣謂極邉州郡與敵對境烽燧警報無時無之若用文臣則不請戰鬬或遇侵擾慄慄危懼多至退

遁若用武臣則驍勇敢為遇寇不慑惟患無兵可用耳今若令其招募武勇給以廪賜而復久其職任兇權貿易悉以予之俾得以激厲士卒固結其心則孰不思奮而又嚴斥堠精間諜寇至則互相救應併力捍禦寇去則各嚴備守不務窮追聲勢既張敵自讋伏朝廷則視其功績就加旌賞茍無大過不輕替移則士卒相孚同心恊力如手足之捍頭目何患疆埸之不寧哉今之邉郡多任左選

兵畧素不講究行陳又非涉歷安平無事僅可自保一聞警急率至奔逃間有究心備禦差强人意則又委之不專任之不久財用既無積蓄士卒又非素練無一可恃無怪乎邊陲之不固也今若遵

太祖之策用錢若水之言以為守邊備塞之計則兵威振而外侮消矣

禮部尚書魏了翁進故事曰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賛抽軍回歸狀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

渾瑊奏比日尚結賛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賛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良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邀福昨日已

附欽澈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
解疑結彼吐蕃者天性剛彊形容魁健負力恃氣難詘
易驕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
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准之
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項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
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
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
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嫌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

鸞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逗留持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携將帥之心懐光遽至猖狂頗亦由兹從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内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叵測為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懐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

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異域之人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為天下者不計敵人之盛衰而計在我之虛實中國外國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懐之以德接之以禮未嘗逆示猜閒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與為援

而畧無防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内爲陸贄外爲
李晟猶疑之不釋而獨於尚結賛乃用其信何哉
方其自請入援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
兵少差其可以爲即聽之不疑至於結賛抽兵自
退人情驟失倚仗各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爲憂以
一結賛之來爲喜一結賛之去爲憂安有堂堂中
國而直爲此廪廪也陸贄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
疏入賀臣以爲藉令倚仗結賛幸而成功猶懼無

以賞之而況敵心貪很狙詐横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遽為之憂喜乎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古之所謂待邊人者亦惟盡吾所以自治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祇見其害未睹其利也結賛既退旋復舊京初無頼乎蕃戎贄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異域之人以貽後日劫盟之悔為千古笑至是而贄益有知言之名然已

無及於損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復渝

敵使已來而自郤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

以贅之所言者為今日獻願陛下與大臣力圖所

以自治之實而常為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

皆有以待之也

劉克莊進故事曰石虎死蔡謨曰虎死實為大慶然度

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商浩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營

綜如此識者寒心桓温謀遷洛孫綽曰趨死之憂促返

舊之樂賒 出晉書

臣竊惟居重御輕者安虛内事外者危敵運寢息士氣稍振荆甲犄虛重關土疆蜀兵攻堅大獻俘馘向也我師畏敵如虎今遂能袒裼而暴下車而搏雖未遽收卞莊子之功然亦頗奮馮婦之勇矣此皆陛下廟謨雄畧長駕遠馭所致如聞閫臣忠憤激發荆狃一勝蜀謀再舉識者憂之臣觀晉人畫江自守精兵名將往往分布沿流重鎮如庾翼

在襄陽陶侃在武昌褚裒在京口桓温在姑孰之類故昔人有長江千里如人七尺之軀護風寒者不過数處之喻而自江以北之地則付之祖逖劉琨輩使自疆理琨握空拳守并逖以素隊千人布三千疋渡江不給鎧仗晉人能量事力權輕重如此偏安一隅而不害其立國非偶然也今之閫臣握兵柄操利權朝家又抽摘科降以助之適值目前之安静遂有分表之經營𠔋之晉人則似輕堂

輿而重極邊虛根本而事遠畧臣不敢援引前古姑以近事言之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襄陽先失於是安隨郢復均房之境皆為邱墟趙彦吶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劒閣不守五十四州蕩覆豈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虛而無以守其勢必至此歟臣竊私憂過計謂江陵重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范與彦吶即吾龜鑑夫蔡謨王羲之孫綽之言蓋英雄豪傑之所誚侮

以為怯懦者然自晉至今欲保守金甌使之無缺者終不能易此論也惟陛下詔閫臣熟籌之

監察御史吳昌裔同臺論邊防事宜疏曰臣等嘗兩上章留徐清叟又各上疏乞畀叢祠一無報行日切兢懼自合居家待罪不當復有所陳然事關危急存亡不容自默臣等每謂今日邊事蜀中之患不在敵而在秦鞏淮襄之患不在敵而在北軍昨聞鞏州汪世顯等已降於敵為之引兵直窺階文則秦鞏之患已有證矣近者

訪聞襄陽城中北軍挾李伯淵以叛半殲南軍制帥趙范帶親兵而出僅以身免雖傳聞未可盡信若其果爾則是北軍之患又有證矣敵惟荆襄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古人以為國之西門又謂天下喉襟若為寇賊據其門戶扼其喉襟則吳蜀中斷自上流渡江直可以控湖湘若得舟而下直可以擣江浙形勢順便其來莫禦萬一有此則人心動摇望風奔潰雖有勇智將焉用之況自去年以來郭勝叛於唐范用吉叛於均尚全等克敵

叛於德安皆以北軍相率叛去今李伯淵素號膽勇為三軍所推又遂人往來江浙稔知地利若羣兇並嘯四叛連衡守我城池據我糧食則其謀深計狡將不止掠抄邊疆而已加以敵騎往來不常此輩為之向道則憂在社稷恐有不忍言者昔宣和間覊貫開邊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招雲朔漢兒以為一軍謂之義勝厥後金人南牧二軍首叛以降遂導敵軍傚擾中土時宦官尚閟其事不以上聞竟成靖康之禍臣等讀國史至此

不勝痛心令日之事雖未遽至是其危證亂階亦已畢露不知陛下亦嘗憂及此乎大臣亦嘗以此告陛下乎臣等忝在言責得之風聞若不亟為陛下言之何以自觧不忠之罪用敢不識忌諱冒犯奏陳欲望陛下明諭大臣思所以靖難保邦之計若趙范果已離襄急令收聚諸郡餘兵固守江陵以為上流捍蔽鄂渚與江陵相近陛下已嘗命帥而尚未啓行即宜申命督促疾馳以往如其方命乞改畀有威望忠畧之人以鎮武昌與江

陵犄角併乞行下淮西帥尤熖嚴作隄備所有淮東之地亦多北軍雖聞分戍新復州軍然恐聞風相挺而動亦乞下趙葵疾速措置毋使噬臍區處既定則守江之策尤不可緩乞專以責之陳韡如戰艦軍糧防江民兵等宜日下辦集以防不測其他所合思患預防之事悉自廟堂同心區畫不可循習故態苟安目前不可畏避張皇謾爲覆蓋夙夜憂懼惟恐禍至無日而亟圖利之庶或可以扶顛持危而不至淪胥以敗也臣等不勝憂

念懇切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等昨與清叟以開邉論及首相又因發下條具邉防事宜見其所具多有疎略已同諫官疏其不可行者以復廟堂但知控竭愚忠不知觸忤時忌令外有虎視之狂敵内有鴟張之叛兵不待秋防患已立至國勢凛凛危於綴旒大臣於此不能憂邉思職為君父計而乃徒事猜防空擲歳月甚可憂也今清叟既已出臺臣等自難安職惟君臣

義重冐言及此又將不免廟堂之疑欲乞陛下以社稷大計為念毋以人情牽制為拘若謂臣等不能靜嘿安處乞早罷黜或與以祠庶使大臣不以臣等多言為慮專為陛下區處邊防臣等雖退歸山林實為大幸

昌裔又論三邊備禦狀曰臣聞射不志正雖巧無用藥不當病雖良無益臣不量愚分冐進瞽言前疏六條於陛下之心之身家國之事粗陳其槩矣今事有至急至

切者又何敢隐情惜巳不為陛下終言之臣聞之道路見之諜報竊知敵人聚兵牧馬決意南來一渡河洛以窺江淮一由唐鄧以窺襄漢一託秦鞏以窺四川三道並入衆號百萬甚至脩搭橋路將帶羊皮浮環以為飲江之計兵有先聲雖虚實未審然三伍見聞殆有深可慮者胡不以金人之初起覷之五月傳箭於國中令鄉兵備戰至八月則點集今秋風巳動非草地點集之時乎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至七八月則取馬出濼以備

戰鬬令童馬免乳非出牧戰鬬之時乎漢備匈奴率以
秋冬唐遣戍卒謂之防秋中國於秋高馬肥之時每每
嚴作隄備如此豈可以候卒流傳之繆遂謂疆吏張皇
之言款我邊陲懈我守備恃其不来而不恃吾有待之
乎紹興庚申烏珠分四道入寇外則張燾等豫言之内
則陳淵等繼言之下則京局小官亦言之而秦檜忍恥
恃和漫不為戰守之備使無劉錡順昌一捷則鐵浮屠
必南牧矣紹興辛巳金人分四道入寇舊相張浚首言

之老將楊存中力言之從官金安節等交議之陳康伯雖決戰守之策然江沱燕安之久使非敵酋自斃以歸則紫茸軍必絕江矣以令事力視紹興時將無河北山西之舊也兵無背嵬鐵山之勇也罷械無鋭首駐隊之犀利也舟師無戈船海鰍之堅壯也況京洛潰師以後精鋭殲於鋒鏑糧械委於蒿萊京帑耗於兊楮邊儲空於生券四總所科降之數日積月壓無以給其乏然而邊民調度之餘氷銷火燎靡敝不知其幾也以空虛無

可恃之邉備而當飄忽不可測之敵兵脫或哨騎一來直闖籬落則沿邉鎮戍聞風蕩揺惟有卷甲以南趨必不能北向為陛下發一矢矣秦師伐鄭蹇叔曰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夫勞師襲遠而敵國先知尚且肆其貪殘不肯徒返剽幷吞無厭鄙我猶憾若知而不為之備則其悖心豈不烈乎今之授任者方敵未有釁則抵掌虛喝欲營分表之功及寇已有萌則搏手周章不為局内之慮我之將士不豫附而乃醜其

賞賜過待新附之軍我之田野不加闢而乃供其餼牽外招遺燼之衆軍實無楚師之儆師乘無晉卿之和端居無事互相猜防萬一事會之來而望其首擊尾應難矣其事之急者不可以舒緩國寇之深者不可以浮淺應臣愚欲望陛下少垂聖思明詔二三大臣不拘旦暮延見議事如建炎詔書許令侍從臺諫聚議都堂講明軍政如紹興典故取張守四路帥守之議經理淮甸以為外禦之防取表臣七處備禦之策控制長江以為裏

虛之備取允文三重防托之説保護蜀口以為上流之固兵食之數有幾當置講議一司以考登耗之源風寒之處有幾當置備擬一局以議攻守之要偏裨材武當有格法逐軍事藝當有掌記軍書之措畫來上者擇行之邊守之貪懦不職者易置之事事精思日日申儆而又命一重臣視師江上董督諸將以訓齊三軍如張浚汪澈葉義問故事庶幾統體一而國勢張思慮集而人心奮臂指服役而精神折衝吾圉有備又何憂寇兵之

暴至乎天下之事難平敵人之情難料佳兵者殆忘戰者危老師弗戢既一失於前時玩寇養安難再誤於今日若頻復而數誤則國事非矣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臣不勝拳拳

昌裔又論三邊防秋狀曰臣聞防秋之說尚矣蘞作而遣薇剛而歸說者曰周之戍役猶今防秋之兵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傳者曰齊之戍期即今防秋之候也葢北敵風俗四月放馬入泊令逐水草禁人乘騎八月取

馬出㵎飼以麥豆準備戰鬬方隆暑則筋觧膠緩力不及遠至秋高則勁弓折膠銃不可當故漢軍備敵率以秋冬唐兵戍北謂之防秋皆時吾戰備遏彼寇虐也國家當海東崛起之敵立中國自治之規每於秋時常若寇至靖康有防秋詔建炎有防秋議謂夏已及半去秋不逺非早圖之則敵又奔突者李綱之疏也謂時已中夏去秋無幾惟博謀羣議則尚可捍敵者劉玨之策也謂防秋之期才一兩月而控扼守禦蓋非一塗者張守

之言也謂秋防事廹僅有兩月而防托戰守尚無定謀者蓁夢得之請也君臣之間日夜凛凛惟恐一事蹉跌此豈故為是過計哉徹桑牖戶之謀折栁樊圃之戒皆人所以無日不申儆於國中也今計秋風不十日矣敵之驃悍過於殘金師之出沒飄若風雨但聞其以草青為放牧之候秉紅為出哨之期則避暑而適逐涼而來乃敵人之常也不知上之所以憂邉思職下之所以料敵禦戎者亦有如中興之深畧乎分上下流守淺隘口

脩戰艦閱水軍此防江上之秋也斂淮東戍厚淮屯募土豪訓義甲此防淮堧之秋也招水手葺海鰍結固民船選擇嶼長此防海道之秋也援忠勇集流移繕修城壁開浚海櫃此防京湖之秋也固三關天險開諸道支徑補兵籍峙軍糧此防蜀口之秋也備風寒者不下數處為秋防者非止一條所當愛日惜陰并手合力如撲原火如衲漏舟旦旦而為之猶恐不蔇而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宫之冗

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閒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營繕時節宴游神霄禱祈大禮錫賚藻飾治具亡以異於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脩車備器之事則反皆闕畧不暇精講方且令日一人而出疆進取曰吾將以厚藩籬明日一人而遣使求成曰吾將以寬歲計京湖焚蕩者一十四郡而區撥地界之未明蜀口委棄者二十三關而分布司存之未定勢均者持意見權扼者快恩讎瞻薄者徇顏情氣揚者亡紀律蠹食文

侵此為何時而汎無規模擔閣日子𦐂或游騎闖陸浮
牌渡江而後調兵符科遏瑣為應急草草之謀則亦晚
矣昔靖康之難敵方退師上下恬嬉遂謂無事方建議
立東宮開講筵復春秋罷配饗有言責者曰論京黼之
黨當事任者謀逐許李之賢密院欲追擊賊三省欲護
出境宣司欲調戰士廟堂欲止援師行移二三命令反
復王畧之索爭議未定而鐵騎已過河矣故當時有不
理會防秋却理會春秋等語吁此豈二敵之善戰哉亦

一時謀人之不臧有以致寇而深之耳昔胡安國有言軍政未脩既不可戰彊弱不敵又不可和惟有講求防守之方以為攘敵之備最為上策臣謂今日之事當豈和戰不議而專議秋防三省進呈之際盡屏細務非備禦不謀樞密本兵之地略去彜章非兵食不講侍從不拘早晚許以邊事請對臺諫不限月課時以邊警奏聞百僚師師日以敵國外患衡慮而陛下又鑒靖康之所以失法建炎之所以興屏聲色節燕飲常以貂帽思將

士之勞抑倖賞減浮費務以金帛代軍儲之糴躬率內外以弘濟時艱則敵來而應可以伸吾威敵去勿追可以成吾信敵雖吞噬諸國橫截八荒而終不敢干中華正統之所在矣惟陛下宵旰亟圖之宗社幸甚

貼黄臣近收鄉人書言戎帥曹友聞得諜者報草地欲以八月入寇則是臣防秋之說於蜀尤不可緩也蓋蜀自去冬敵退之後尚留哨騎出沒並邊或伏草間以待麥熟董鵬飛以守城死時當可以刼

寨亡陳璃以行邊執不三月間失三太守皆西陲才勇之人以此邊氓愈更畏怯又東有李伯淵窺上津西有汪世顯伺仇池種類寔繁景色可畏兵無三萬之數粮無十日之儲色色築底惟有民氣一髮僅存而數年間捐財以助邊荷擔以供餉不知其幾履畝矣近聞總所有對糴之法制司有起夫之令臣為之駭然此說果行則民病困極之餘將引繩而絶之矣欲望聖慈申勅制總禁戢科需

而於驅磨所之失陷者撫諭司之科撥者官鹽戶之蝦借者留意審核以應支梧庶可寬民一分實非小利所有三太守死事得之公論謂董鵬飛為上時當可次之陳瑀又次之欲乞行下察院等第推賞施行伏候勅旨

昌裔又奏曰準御史臺牒輪當十二月一日視朝轉對有已見下項事須至奏聞者

一臣比以一介孤愚待罪分察每於時政空臆盡言

旁忤宰臣幾負大譴尚賴聖恩天廣曲賜存全豈
拜命卿又兼史事自知無以稱塞屬當轉對其敢
隱情惜已而有愧於初心哉臣聞天之所以職覆
君之所以司收不過曰仁而已天之仁在於與民
物以為生君之仁在於承天心之所生故好生惡
殺三代之所以得人心也大兵大獄漢唐之所以
殄國脉也洪惟本朝以仁立國其得天下也不妄
殺一不辜其謹刑獄也不誤入一有罪其懐遠人

以恩不加以侮慢不恭之誅其體近臣以禮不坐以曖昧不明之過漢以王恢首還釁兵連不解者踰三十年而本朝謀臣務存大體不曰澶淵郤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則曰陛下即位之初二十年不可道用兵不曰首兵必有實禍則曰用兵不是好事蓋恐干戈一啓有貽根本之憂唐以林甫陷善良羅織被罪者幾數百家而本朝議論務從忠厚不以女奴之偽書而誣正人不以奏邸之傲歌

而網名士不以詠檜之詩而終棄竒才不以興甲之語而深罪舊弼蓋恐刑獄一興有以開荆棘之路此皆列聖仁厚之德大臣深遠之慮所以培護元氣而祈天永命於無疆也不幸其間小人相繼用事以深入之說而啓兵端以陰中之術而造黨禍然仁聖相傳神武不殺未嘗一墮其姦謀故熙河之師王韶實倡之而當宁歎息深咎廷臣之不言涇原之築李憲實繼之而中使奏聞乃痛邉民

之疲敝鄯湟之復朝廷初無堅決之謀而童貫造釁師敗者數十萬人燕雲之取聖訓嘗有全師之戒而蔡京首謀兵潰者五十萬衆是階厲者之罪也而何足以傷祖宗之仁華亭之獄安石之子雱為之會上察其誣而事遂寢同文之鞫蔡確之子渭為之會事無其證而計不行元祐之籍等定者三百九人天示其威而碑仆不立矣趙汾之彙根連者五十三家天奪其魄而款具不書矣是執讒

者之過也而何足以累祖宗之聖上天有祚我宋之心祖宗無咈人心之事故雖王室屢經多難而國勢安若泰山蓋其所以貽謀者至深且長也陛下蹈規祖武祗事天明小心抑畏惟恐傷乎民生慼德温恭惟恐咈乎物論咨儒臣以講學未嘗不盡下之情導諫臣以敢言未敢有拒人之色中更大化庶事厲精思欲取濁亂之政習而一新之天下翕然莫不有升平之望矣獨惟宰揆非人不能

仰承聖意方其始也輕躁寡謀而首興京洛之師及其久也猜忌深中而陰造縉紳之謗佳兵之禍至于甲辛喪亡膏血沾漬有目者所得而見也而中傷士夫之穽則猶隱而不彰征調之苦至于室家離散哭聲流傳有耳者所得而聞也而傾陷善類之詈則幾發而幸免若非陛下翻然感悟洞燭其非則大兵之後又將醖成衣冠之禍矣夫有司失一死罪責尚不輕今以無罪而驅民於兵凡不

附已者謀中以危法安知嚮夕雷雨之異非其處心積慮之慘有以上干至和乎邇者德音一播丁寧衆已而三邊莫不屬心廷制一揚奮發拜罷而多士為之吐氣所謂兵獄三事皆自惠卿發之者今已晧晧暴白於天下矣然而仁足以回震霆之怒而不能以革敵人之侮心明足以開積潦之陰而未能以釋中外之疑慮豈可不求其故乎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不殺羔小善

爾我真宗推之至於家富人足聿成景德和平之
風不踐蟻微事爾我哲宗推之至於役減刑清坐
輯元祐安靜之福今陛下有悔過之大德有洗宼
之盛心盍不以其隐之於中者而推之庶政百度
耶由是而體行葦之厚以篤兄弟之戚桉棠棣之
燕以懐死喪之威則親親之仁也由是而復胎養
之令以培元良之本立内學之教以選宗藩之英
則幼幼之仁也名用衆正勿以好名之嫌而絶為

善之路則敬賢之仁也優容言者勿以約開之說而杜敢諫之門則好善之仁也舊姦宿惡芟夷藴崇勿使是殖是長則惡惡之仁也僑戶流民還定安集毋使靡室靡家則愛人之仁也念一覺悟而天下無寃民心一惻怛而萬物皆生意則陛下之仁實與天地同其大彼以暴吾以仁彼以嗜殺吾以好生雖草地窮漠之夷亦不能干中國正朔之所在矣先儒程頤有曰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

木蓄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惟願陛下善推
而力行之臣不勝拳拳
一臣聞聽言之道固不可偏亦不可雜偏則所受狹
隘無以公天下之言雜則所聽混殽無以一天下
之善不失之偏以來衆正不鄰於雜以杜多門而
後兼聽盡天下之美矣且當今急務莫大於朝政
邊事也在廷則有大命之出納庶政之廢興百吏
之進退在邊則有幾事之翕張帥權之分合敵情

之去來此皆國家之命脉天下之機括所關係也故昔之議朝政也命令必出於人君政本必歸於中書令有不當者必使給舍審覆事有不便者必許臺諫盡言所以政令詳審而朝廷尊行之於天下者無一事之闕議邊防也處分必出於廟堂謀謨必參於都省侍從之知兵事者許以論思廷紳之歴邊任者責以條具所以處置得宜而軍情服行之三邊者無一籌之誤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

之家法也蓋自人君喜獨斷之名而耳目之司或偏於所寄宰相操獨運之說而幾事之密或徇於所私於是始有以近習干公議有以小臣與朝政而事權雜出徒爲羣下梯進之謀有以私人通密報有以遊士與邊機而意見背憎適爲外臣交賄之地紀綱之所以隳壞而不振血脉之所以壅塞而不通由此其積也臣不敢遠引先朝故事姑以乾淳之間閒見之所接者爲陛下言之孝宗皇帝

睿斷明謨雖愽采於衆議而虛心曠度實公聽於外庭熊克以曾覿薦而權直則宰相入奏言之劉甄夫以王淇薦而得名則政府授牘問之葛棪以内臣薦而欲除要官則宰執又留班奏之是議政之地未嘗使小臣與聞也有邊事則令侍從兩省至都堂會議之將才則令制領將佐赴樞密院審察議恢復則令朝士之可與大計者令兼局官幾密之地未嘗許游士請謁也孝宗二十八年之治

所以光明俊偉而不可及者豈非朝廷邉鄙之事
操執綱要而微賤宂散之士不得以輙與其議哉
今陛下慨念時艱復置元輔人心固喜政本之有
所歸大臣留意邉事博詢廷紳人言亦知國論之
無所倚然或者過慮邇言之聽不察而小臣容啓
猶習於命相之前遠猶之告不聞而游士私謁尚
狃於前相之舊則體統不明事宜失當其弊反有
甚於前日之所為矣臣願陛下一以孝宗為法政

事歸於三省而勿以親信近臣與差除議論公於外朝而勿以遠游纖士與邊議則小不間大私不勝公朝政清明邊塵弭息乾淳之治可坐而致矣

伏乞睿斷留神天下幸甚

貼黄臣蜀人也向在坐時屢言蜀事謂趙彦呐年老智窮所當備代又於秋防一疏論蜀必危而朝廷臣之言曾不留意今聞敵騎徑破閬中分為兩隊一沿江至順慶一絶流拍潼川曹友聞以轉戰

敗于芭蕉谷劉孝全以食盡潰于鷄翁隘趙彥吶
以羸卒退保劍門令又之江油楊恢以無兵禦閬
寇令已趨東關辛㮑以按部行項容孫以新除去
潼遂順慶皆無守臣驚移之舟邀截于敵擀面赴
江死者以數十萬計此得於著作郎李心傳十月
十七日成都書報如此吁蜀亡矣或者但知以斬
將之虛捷告于廊廟而不以敗亡之實證聞于朝
廷衆議欲除一宣諭從燮門經理令已旬月而未

見施行又聞有臺臣有言欲斥逐小吏之壅蔽蜀事者公論咸以為快而亦未見檢會行遣豈朝廷之議殆類於棄蜀耶夫蜀猶首也荆猶咽喉也江淮則猶股臂也今病在頭目日濵危亡而猶翫愒恬嬉不知救療欲為保其四體之謀抑難矣臣願陛下明諭大臣亟圖以救蜀之策不勝鄉國父老之望

右臣前項所奏一論本朝仁政謹刑息兵二論朝政遏

議貼黃論蜀危急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昌裔又論湖北蜀西具備奏曰臣自就列以來便閱廣西經畧司據岑邈謝濟所申以為敵已破大小雲南雲南與廣西為鄰審如所申廣西事體直可寒心今廟筭深長必能選有威風大臣控扼廣西如招兵積粟等事或通湖南或通廣東想皆次第施行筭無遺策矣而臣之愚見則以為上流尤所當備臣十年前聞敵有斡腹之謀欲借路雲南圖我南鄙當時說者皆以為迂今聞

瀘州安撫司眄申寄院事稱西蜀南番蠻王阿永申敵攻打大理國并殺死姚州州髙慶節度見在大理國內屯駐四向生蠻悉皆投拜烏蒙國都蠻王阿呂申本番鬼婆帶領軍馬往後番見敵兵深入攻打邛部川界分便破散小雲南國見敵兵在大理國界分駐札言說令冬再回求路要出漢地此皆去歲事也若然則是小大雲南悉皆狼狽迫我後戶矣詎可不為關防䟽試將蜀西湖北之與南蠻接者為陛下條陳之南方諸蠻之大者

莫如大雲南其次小雲南次烏蒙次羅氏鬼主國其他小國或千百家為一聚或二三百家為一族不相臣屬皆不足數而其他皆蜀之徼外諸蠻接黎州大度河之對有所謂邛部川邛部川之後即小雲南也邛部川之下即兩林虛恨蠻虛恨之下即馬湖大江蠻之部族夷都蠻也馬湖大江蠻每借兩林虛恨邛部川路販馬于青羌彌羌時有好馬至叙州互市皆得之西方馬湖一江自叙州入江至開邊寨右去為大江蠻左去為小江

蠻小江即烏蒙部落也烏蒙疆界稍大於諸蠻可為雲
南之次所有之地隨小江而上遶出大江兩林虛恨之後
與小雲南相接烏蒙之下即呂告蠻呂告之下即阿永
蠻其他皆與蜀之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
虛恨可通峩眉縣中正寨由夷都可通犍為縣沐川寨由
大江蠻可通宣化縣崖門及叙之開邊寨由呂告可通
長寧由阿永河可通瀘水之江門寨此皆通行往來之
路今小雲南已困小雲已亡若烏蒙次第皆破則驅諸

蠻行熟路嘉定瀘叙長寧皆可至矣而臣之所憂又恐其掟於湖右蓋阿永與播接而瀘之仁懷綏遠寨實出播州之境又與思播相連而思播可連南平珍黔以出昺澧初無關隘止以山箐為限可十日自烏蒙來吕告亦可十日自吕告来阿永可八九日阿永来播州可七八日播至昺澧亦不過旬日而羅氏鬼主國在思播之後亦可透辰沅萬一計出於此不但蜀邊腹背受敵而湖右之腹心先潰可不畏哉臣謂廣西固當備蜀西之

南徼湖北之南鄙尤當備盖廣西猶可諉曰炎瘴之毒非彼所宜在蜀西在湖北則併炎瘴無之矣以冀北之馬而行於無所障礙之鄉其鋒何可當耶臣以為叙州兩江之會當用桑愈之説增兵屯駐扼塞要衝思播田楊之族當推赤心置其腹中相為犄角以為烏蒙國之藩籬使借兵出漢之謀不得逞則西蜀之南徼屹然如金城之不可拔辰沅之間當用史子暈之策増兵屯鼎澧之間當臣寮之説選擇憲守以為羅鬼國之前拒使

斡腹旋出之師不可得進則湖北之南鄙截然如中防之制水矣然在蜀者宜申勅蜀帥使之用力關防毋爲輕敵之舉在湖北者宜亟建荆閫使之盡心區處毋爲漫浪之計不然則長江在吾北不足爲吾之限制而江以南爲其所蹦躪宗廟社稷將何地而置安哉臣連疏求去蒙陛下宣諭强顔復留偶聞廣西之事其敢自嘿比之經筵雖嘗畧言其槩猶未詳今爲陛下底裏言之惟陛下亟與二三大臣圖之臣不勝俟命

金世宗時宗叙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廪粟既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來𡭗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於田里而邊圉彊固卿等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𡭗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為末事耶往歲參政宗叙嘗為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

以兩路招討司烏庫哩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覽上追念宗敘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

金東海侯大安初北兵南嚮名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罷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

金宣宗貞祐三年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河東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上言嶺外軍皆已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

鼎為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揺切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逐以致不安令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倘復誘其失職之衆

使為向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

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閑庶幾不至生𩆜上從其計

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按察轉運使盧庸陳便宜曰

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為之屏蔽恃弓

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鬬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

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

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

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

蓋無何有言膚老不勝任者即罷之

興定二年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奏乞遷于内地詔閤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粮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煑鹽易粮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

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為營屯者分兵護

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元世祖時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之之故及令措

置之方昭勇大將軍夔東路招討使李呼喇濟附奏曰

初立成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

虛來攻失於不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

四川地曠人稀宜修置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

粮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不可缺一又當任賢遠

讒信賞必罰脩內治外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則邊陲無虞矣

中統元年六月郝經備禦奏目曰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畧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于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敓縱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當爲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

遏截錫哩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

西蜀兩川新集或爲搖蕩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

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

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胛相應是斷西北右臂

且張聲勢以接應錫哩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

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爲備或有透漏

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

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

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西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頴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眇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九